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  
第十五回 扮乞兒奇逢雙美 遇之子巧訂三生

卻說金挹香歸家後，終日在書房讀書避暑。瞬經月餘，天氣秋涼，火威漸退。正在寂寞，忽鄒拜林至，迎入書室。拜林道：「今日之來，非無他事。我因昨日至閨門外留花院內，見有新來兩位校書，是胡素玉、陳琴音，皆有□分姿色，且有慧眼識人。未知兄肯同一訪否？」挹香道：「林哥哥，你說姿色□分，容或有之，至於有識人慧眼，只怕未必。他們見了我們翩翩公子，豈有不奉承之理。今若訪他，必須設法而去，當場就可試驗。」

拜林道：「怎樣試法？」挹香道：「我須扮作乞兒模樣，只說聞得有二位新到的小姐，與我素來相識，特來一見。你須換了新鮮衣服，要裝得□分顯赫，分作兩起進去，看他們怎樣相待，當場就可試驗矣。」拜林拍手道：「妙哉。」

遂向家人借了幾件破衣與挹香著了，挹香對鏡一照道：「尚極矣。」你道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襤褸不穿長服，舊羅衫子齊腰。芭蕉破扇手中搖，形狀似蕭條。人覷見，誰知道，還疑伍相國，市上復吹簫。

挹香扮完，家人們哄堂大笑。挹香道：「我先去，林哥哥就來。」出牆門往留花院來，既到門，居然搖擺擺的進去。

鴛兒見他□分襤褸，他們本來趨炎附勢的，見了這般光景，便拖住他道：「化子，進來做什麼！」挹香道：「你們不要這般眼淺。我昔日也是顯者，你們見了我也要奉承的。如今為了尋花問柳，以至貧窘。聞你家新來兩位姑娘，卻是我素來舊識，你須進去向他說，有一個姓金的要見，他自然知道了。」鴛兒道：「什麼姓金姓銀，我們院中小姐沒有你這化子相好。快些出去！」

正在喧嚷，恰好拜林進院，有幾個龜子連忙上前迎接，齊道：「大爺，大爺，今日到吾們院子裡來頑頑了。」拜林大模大樣點了點頭，問道：「你們拖扯那人做甚？」龜子道：「他來尋什麼舊相識的。」拜林道：「他既來尋舊相識，你們為何不讓他進去？」龜子道：「我們小姐並沒有此化子相識。」拜林道：「你不要管他，且進去問聲，或者有之，亦未可知。」

龜子見拜林一番言語，勉強進內告知素玉、琴音。拜林亦借進內邊。

原來這兩位小姐為人極其誠實，從無棄舊憐新之態。抑且心腸最慈，遇患難事，無有不肯周濟於人。拜林方才說的慧眼識人，果非虛謬。那日二人在房間話，見龜子進來道：「有一個化子姓金的，說什麼與你們二位小姐素來相識的。我等正在趕他出去，因這位鄒大爺恰巧進來，叫我們來問問小姐，到底認識不認識。」二人俯首沉吟了片晌，甚覺狐疑。忽起一側隱之心，想道：「我們所識頗廣，安見得姓金的不認識？認識亦未可知。諒他此來，無非知我們慷慨，特來借些銀錢的。我們趁了這些作孽銀錢，理該做些好事。」

主意已定，便道：「這姓金的卻是認識的，快去請他進來。」龜子無奈，只得出外去請挹香。拜林見二人如此，□分佩服。遂與他們叢話良久，果然有巾幗丈夫之氣。

不一時挹香至，二人細細一看，並不相識，但見他眉目清秀，氣宇軒昂，雖則落魄窮途，絕無寒酸之氣。邀入房坐了，屏退侍兒，輕啟朱唇問道：「公子貴姓是金，未識尊居何處，緣何落魄至此？適言與妾素來相識，妾思與君曾無一面之緣，倒要請教。」挹香見他謙謙有禮，心中暗喜，目視拜林，口占一絕，告其所由云：

楚館秦樓勢利場，金多金少見炎涼。

而今落魄吹簫市，有志癡狂莫逞狂。

吟畢便道：「辱蒙下問，小生乃鴛湖人氏，小字挹香。為因恁意尋花，耽情問柳，以至落魄異鄉，江東難返。昨聞二位小姐為人慷慨，有女孟嘗之譽，是以托言相識引見蘭閨，意欲求假川資，得歸故里。銜環結草之恩，我金某必不有口無心也。」拜林聽了，忍不住便笑，便道：「你這人倒也奇怪。他與你素不相識，開口便思借貸，倒也好笑。」

挹香聽了，也要笑出來，忍住了說道：「我金某非草率啟口，因知這裡小姐素懷惻隱，故冒昧懇求的。」說著又與素玉、琴音二人哀陳苦境。

二人見他談吐斯文，日後必非凡品，遂進房取白銀□餘兩，付與挹香道：「君勿責妾直言。據妾看來，君日後必有一番事業。至於我們，花月場中雖不能□分效力，數金之助，亦可籌之。諒君衣履盤川，藉此俱可妥貼，早日歸家，芸窗努力。至於舞榭歌樓，煙花轉眼，本不可過戀的。」

挹香聽了這一席話，又見他慷慨成仁，心生欽敬，忙出位向二人鞠躬，磕了兩個響頭，乃道：「芳卿慧眼識人，果非虛謬。我金某豈真落魄哉？因這位拜林兄說芳卿有識人之慧眼，故特一試其技。芳卿不以落魄為憎，反勸勵貧士，青眼另垂。二卿之義俠，小生都明白了。」說畢，倒使琴、玉二人莫明其故。直到拜林說出，方知就裡。恰巧鄒府家人送挹香衣服至，龜子知道發急，進來叩頭謝罪。挹香侃言勸誡了一番。

素玉、琴音命婢治席相款。席間說起淪落之況，恐異日香愁玉悴，姊妹同聲，變作鳳飛鳳散；潘郎在座，願賦《國風》二□一篇。

拜林在旁得意道：「好好好，我來做冰人，俟香弟弟娶了正室，來迎二位姊姊可好？」挹香本已欽羨，聽斯言也歡然應允，因夢中有正室鈕氏之語，便道：「既蒙二位芳卿降格下交，恐金某無福敢當。」拜林道：「香弟弟，你也不必謙了。若再謙遜，我鄒拜林要垂涎了。」說罷，俱各歡笑，復飲香醪。

俄而紅日銜山，二人始別。路上互相談論，挹香道：「今日之舉，不獨使我碧海回頭，更使我添出一番欽慕。從此我金某決不以青樓為勢利場矣。」拜林道：「說雖這般說，然我觀你一則非前世修來，決不能享這許多豔福，二則你素性鍾情，此施彼答，自然人人多欽慕了；三則你貌又俊秀，年又少壯，我做了姐妹們，自然也要愛你的。」挹香笑道：「你真慣會談諧也。」一路迤邐至鄒家，拜林留了晚膳。挹香食罷辭歸。

再說褚愛芳自遇挹香，見他言語卓犖，情致纏綿，且愛他詩詞豔麗，姐妹間恒為嘖嘖。他有個義妹武雅仙，素性愛才，情耽翰墨，偶與愛芳論及詩詞，見挹香投贈之句，□分欽服。欲晤挹香，莫能一觀，商褚愛芳。愛芳道：「待我去約他來。」雅仙甚喜。

且說挹香與拜林別後，即歸家安寢。明日，見門公持柬來稟，說什麼就要請去的。挹香看了信面，筆跡甚熟，啟視之，方知愛芳邀他去。見上寫：

辱愛妹愛芳檢衽再拜，致書於挹香哥哥文座：

久疏雅範，頗切遐思。月下花前，幾度望風盼駕；吟邊酒畔，恒教擲卜思君。何瘦腰郎棄妹如斯耶？今者妹之閨中詞友武雅仙者，見君佳什，心企已久。特囑妹持柬相邀，欲親教誨。君是愛才，妹非無意。裁箋恭請，尚祈顧我蓬廬，妹當掃徑迓迎，專盼文軒一過。勿卻是幸。

挹香見書後，吩咐門公：「說我隨即就來。」門公領命而去。挹香即換了衣服，往愛芳家去。愛芳接進，獻茶華。愛芳道：

「金挹香，你好久不來了，何忍心如此。」挹香自然陳說了一番。愛芳道：「今日邀君，因愚妹有個結義的妹妹，見君大著，不勝佩服，是以囑愚妹相邀。乃蒙趾臨，幸甚。」遂命侍兒去請武雅仙相見。正是：

未晤已教人企慕，個中豔福孰能修。

要知挹香與雅仙見面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